



云山丹灶冷秋风（外一篇）

刘宝田

讽世、求真、赏景、娱情之外，云山诗中，还有一种人生空渺、苍凉之叹。

试读明崇祯七年(1634)来武冈册封岷王的闽县(今福建福州)人郑之元的《云山》：“呼鹤能将骑上天，鹿葱花发木樨圆。杉松桂壑日华近，龙虎支门道令专。称药二尘秦岁月，穿云一杖佛因缘。不如拾草负薪者，洗足常来瀑布泉。”

前六句说的都是悟道修真，成仙为佛的故事。龙虎支门，指云山道教福地，龙虎山的一个支派。鹿葱、宜草，亦称宜男草。晋稽含《宜男花赋序》：“宜男多植幽皋曲隈，或寄华林玄圃，荆楚之士，号曰鹿葱。”其实，诗人觉得这些都空渺。什么骑鹤上天，炼丹飞升，不如像樵子农夫一样，得便时便来清溪濯足，除去垢，以求身心一时之愉悦。

其《云山绝顶》又云：“碧空拟断摩崖鸟，丹井独供巢树僧。大地惟烟连微外，孤城如掌落层云。”这首诗写山顶赏景。登高望远，摩崖壁立，阻断碧空之鸟；丹井犹在，只供云外之僧炼丹取水。丹井，炼丹取水之井。巢树，居于极高处。清吴伟业《送杨怀涓擢临安令》云：“许椽仙居丹井在，谢公游策碧云深。”此意相仿也。茫茫大地，烟霏迷蒙，一直连到边界之外，山下城池，就如一只小小的孤掌，淹没在层层云烟之中。微，边界，塞外，此应指云山之外。山顶放眼，空阔无边，烟雾渺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失落、悲怆。

这种情怀，潘友洙《云山》流露得更直截：“寔宅谷云入，虚灵八洞通。有钟堪

滴乳，无路梦蕉空。玉笋凌朱阁，青萝幔梵宫。养芝人已杳，丹灶冷秋风。”

潘友洙，字圣源，武冈人，潘应星之子。明崇祯十七年(1644)贡生。《列子》：“郑人有薪于野者，偶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梦蕉，比喻人生为变幻莫测的梦境。养芝人杳，丹灶风冷，人生变幻之感涌于心际，末世苍凉之叹横于胸臆，悲怆莫名矣。

人世沧桑，归无依处，常常刺痛古人士敏感的灵魂。清康熙六年(1667)任武冈知州的景宁(今浙江云和县)人吴从谦之《云山》亦然：“山以仙名古，秦人道不荒。琅环三楚重，苍翠一屏张。丹井卧云冷，碧桥横汉长。蜂能藏日月，照破几沧桑。”也是叹人生之渺茫。他的《九日登云山》结尾说：“何事俗人浑不倒，炼丹池上久封苔。”也是说求仙渺茫，还是“登临兴开”，“呼杖”“接杯”，以乐余生吧。

武冈士子咏云山

名城总是与名山、名水相依相生。武冈亦如此，临清清泉水，依巍巍云山。这种山水，要走向远方，首先是本土人欣赏，然后宣传出去。此后，才有远方人来，见证之，传播之。在这一点上，武冈本土人士是功不可没的。

刘文箕，武冈人，明世宗嘉靖举人，曾官宣化(今广西南宁市)知县。因好山水之娱，以小病辞归，曾助知州朱瑜纂《武冈州志》。他写过不少诗作吟咏故园山水，其《云山》曰：“翠微信步惬幽情，一带烟光四

野清。泉喷琼珠翻石壁，花明锦绣丽山城。窃从樵径通仙径，细听莺声杂管声。烂醉豪吟天欲暮，人生几解此间行。”诗晓畅流利，见景闻声。烟光、珠泉、明花、幽径、莺声，不知不觉间天已入暮，但仍游兴不减，烂醉豪吟之任诞，有几人能领悟此中乐趣？

唐时邨，武冈人，以邵籍补弟子员，曾任荆州训导之职。诗有《雪中集》《云归草》《庐中吟》等集子。其《云山上同许寻远邓子与兄弟》云：“漫言蜀道险，此地亦犹然。屏吐千寻翠，岩飞万壑泉。猿声从岭渡，花影任人穿。莫遣岚光合，空蒙不易前。”“险厄、荒野，而又壮美、幽邃，也许这正是当年的云山道。”“屏吐千寻翠”，何等辽阔；“岩飞万壑泉”，何等宏丽！生机勃勃，气势巍巍，确实妙句矣。

马列宿，武冈人，庠生。《云山》诗曰：“云山吐气接云烟，似烟似云断忽连。访景缘无苍水使，参禅幸有紫霞仙。泉飞瀑布鱼龙跃，岫挺琼枝鸟鹤翩。七一峰头游目骋，全城在望意超然。”我曾登云山，恰值云卷烟漫，确是首联之气象。访景，不是苍水仙子的遣使；参禅呢，幸喜有紫霞仙姬导引。后四句写登临所见，生机勃勃，意象鲜明，情趣无涯。

张水解，新化人，有《云山》诗二首。写云山其景色变幻，忽晴忽雨，秋光灏气，绵渺冥漠。“我逐清光上，山影乱飞跃。如泛洞庭秋，风涌波涛恶。”登高遥望，见“点点村落”，极言其境界之阔大，山势之高峻。

正因为历代文士摹写、传扬，云山借武冈遂逐渐走向远方。



铜官窑古镇

杨民贵 摄

煮酒论史

袁绍为何而败

彭利文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吕布、袁术，据有兖州、徐州等地；而袁绍占据幽、冀、青、并四州，尽得河北土地。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南下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许都，官渡之战就此拉开序幕。曹操采取以逸待劳的战略，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据史料记载，袁绍集团参战兵员约11万人，曹操集团约2万人。而按《三国演义》的叙述，前者却多达70万，后者仅有7万。关于双方参战兵力，自古争议很大。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人裴松之认为，袁强曹弱是不争的事实，但差距绝对不会过大。他的理由是，曹操起兵时即拥兵五千，先破黄巾军，后杀吕布败袁术，收降军难以计数，“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官渡一战，历时一年半时间。初时双方互有输赢，后来在官渡一带相持。最后，主动发起进攻且占据较大优势的袁绍，却令人意外地大败而归。从此，曹操统一了北方。

袁绍为何而败？直接原因有二：一是谋士叛逆。袁绍手下有个重要谋士名叫许攸，品德不咋地，却堪称军事谋略大师。他曾向袁绍建议说，“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该进兵方略却未被采纳，以致后人替袁绍

扼腕叹息：“若使许攸谋见用，山河争得属曹家？”许攸掌握袁绍军队许多机密，又深通谋略，对袁绍的布防了如指掌。曹操轻骑偷袭乌巢，尽烧袁绍粮草，便是许攸叛逃的见面礼。二是武将倒戈。乌巢被袭，袁绍急派大将张郃、高览攻击曹操大营，欲行“围魏救赵”之策。张高二入却久攻不下，干脆带兵阵前投降曹操。文的叛逃，武的倒戈，战事接连失利，一时军心大乱，军队很快崩溃，袁绍仅带八百随从逃回河北。

那么，袁绍官渡失败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对此，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一，“英雄论”。也就是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所说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袁绍这个“非英雄”对战曹操这个“真英雄”，失败就不言自明。其二，“阶级论”。这是后世学者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官渡之战并非袁绍与曹操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曹操虽名为丞相，实际上出身并不高，祖父是个太监，而他父亲则是太监的养子，这种身世在传统儒家看来，是不入流的。而袁绍就不同了，四世三公，出身高贵。所以从本质上讲，曹操与袁绍分别代表了平民和贵族二个阶级，或者说寒族和豪族。这派观点认为，官渡之战袁绍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豪族与寒族博弈中的一次失利。这两种观点应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先说“英雄论”。自古“成王败寇”，袁绍官渡战败，后人自然要从他身上寻找根源了，便归结出其“色厉胆薄，好谋无断”的性格缺陷。纵观袁绍在官渡大战之前的表现，说他胆小，缺乏杀伐决断，恐怕令人难以信服。董卓废立少帝之时，按剑在朝堂上说，有不从者斩。满朝大臣吓得都不说话，只有袁绍站出来公然反对。董卓大怒，威胁袁绍说，难道你是嫌我的剑不够锋利吗？袁绍也拔出剑，针锋相对地说，“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要知道，当时董卓手里有兵，且生性残暴，已在朝堂屠戮多名大臣，要杀袁绍轻而易举。敢冒死执言，你能说他胆小？后来，十八路诸侯反董卓，袁绍就被推举为盟主。再后来，他又以少胜多打败当时雄霸幽州的公孙瓒，占据幽冀青并四州，麾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从无到有真刀实枪打下一片宏大天地，你能说他缺乏杀伐决断，不是英雄？至于“阶级论”，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袁绍是“豪族”不假，但曹操能算“寒族”，能代表平民阶级吗？恐怕不能。他虽然出身太监会家庭，但明显属于士大夫阶层，后来在乱世中为图自存摇身而成军阀，真正代表平民阶级的“黄巾军”早就被曹操与袁绍联手剿灭殆尽了。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正统论”。认为曹操虽然在军事上处于相对劣势，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正统地位，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地方割据军阀袁绍难以与之相争锋的，他手下文臣武将，就被曹丞相“呼”去了不少，许攸、张郃、高览之流便是。

也许，“正统论”已经接近袁绍失败的历史真相了。

(彭利文，洞口人，现供职洞口县人民医院)

五月的一天，我欣喜地收到北京一位老外交官寄来的一份厚礼：《我们是外交战线上的“文装”解放军》《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天涯海角国旗情》等6本珍品佳作，还附有诚挚的问候和真情的祝福。这位外交官就是我国前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邵阳市二中老校友。

结缘斯里兰卡

江勤政出生于新宁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61年从邵阳市二中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当年又被选派到斯里兰卡留学，主攻斯里兰卡国语——僧伽罗语。2000年，江勤政以出色的外交才干，出任我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

江勤政上任时，应约向斯里兰卡总统钱德里卡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总统引领江大使进入总统府大客厅，觐见谈话开始。按惯例，双方互致问候后，江大使应首先讲话，表达被任命的心情，转达中国国家主席对她的问候，赞扬与评价中斯两国的关系。但总统不等江大使开口，就谈起了她多年前出访中国的往事。她深深感谢江大使当年为她当翻译和联络，使首次出访圆满成功。

1974年，钱德里卡小姐，当年只是一个司长，受她当总理的母亲之命率斯里兰卡农业考察团访华。考察团有幸被邀参加了当年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周总理发表了祝词。周恩来总理是钱德里卡父母的挚友，她曾多次见到过周总理。这次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她非常激动。

国庆节后，钱德里卡一行在农业部徐静处长陪同下，江勤政当翻译，到山西大寨考察。钱德里卡对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大寨精神”非常感动。随后，又前往广东访问，在广州会见了广东省革委副主任李坚真这位老红军讲长征故事，钱德里卡听了肃然起敬。

在上任仪式上，江大使感谢总统亲切友好的谈话，并表示：斯里兰卡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将为促进中斯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接着，钱德里卡总统将她的家庭照片赠送给江勤政大使。

重建中斯友谊丰碑

2001年5月，朱镕基总理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受到钱德里卡总统和斯里兰卡人民的热烈欢迎。双方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并应斯方要求，中方同意为斯里兰卡再援建一座表演艺术中心。

朱镕基总理深情地对江勤政等使馆全体人员说：“钱德里卡总统希望提升斯里兰卡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准，提出由中国援建表演艺术中心的要求，我们同意了，并签署了相关协议，这事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好。”根据朱总理的指示，中国商务部多次派考察组进行设计前的调查研究，江勤政大使和他的继任孙国祥大使就项目选址和设计进行了多次协商，为加快表演艺术中心建成，做出了不少努力。经过多年的筹建，表演艺术中心于2011年在科伦坡胜利建成，并于当年12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斯里兰卡国家表演艺术剧院是目前南亚最大的表演艺术剧院，它的建成，无疑是中斯两国友谊的一座丰碑。

编著《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故事》

中国与斯里兰卡(锡兰)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洲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锡兰作家代表有4人。会议期间，我国文联主席曹禺与锡兰作家代表团进行对口会议，由江勤政当翻译。谈话结束后，曹禺拉住江勤政说：你对中国与锡兰关系有研究，请问中锡关系“源远流”，远到什么时候？“悠久”，久到什么程度？江勤政羞着脸低声回答说：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曹禺安慰说：不要紧，处处留心皆学问，你会成为“锡兰通”。

曹禺的话对江勤政震动很大，从此，他下决心对中斯关系来个“探本溯源”。江勤政这位勤于学习、勇于探索的外交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抓紧时机，在浩瀚的中外古籍中，搜集、整理、记录。2017年，是中斯建交60周年和中斯贸易协定签订65周年，在这两个重大纪念日前夕，江勤政满怀激情推出他的大作《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透过这本书，展示了两千年中斯关系的历史画卷，讲述了中斯友好的动人故事。它告诉读者，中斯关系好，这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千年佛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真诚合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人文交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江勤政对斯里兰卡怀着深厚的感情，之前他还撰写了《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一书，详细介绍了斯里兰卡的秀丽风光和灿烂文化，有力地推动了该国的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刘目卿，曾任邵阳日报社社长)